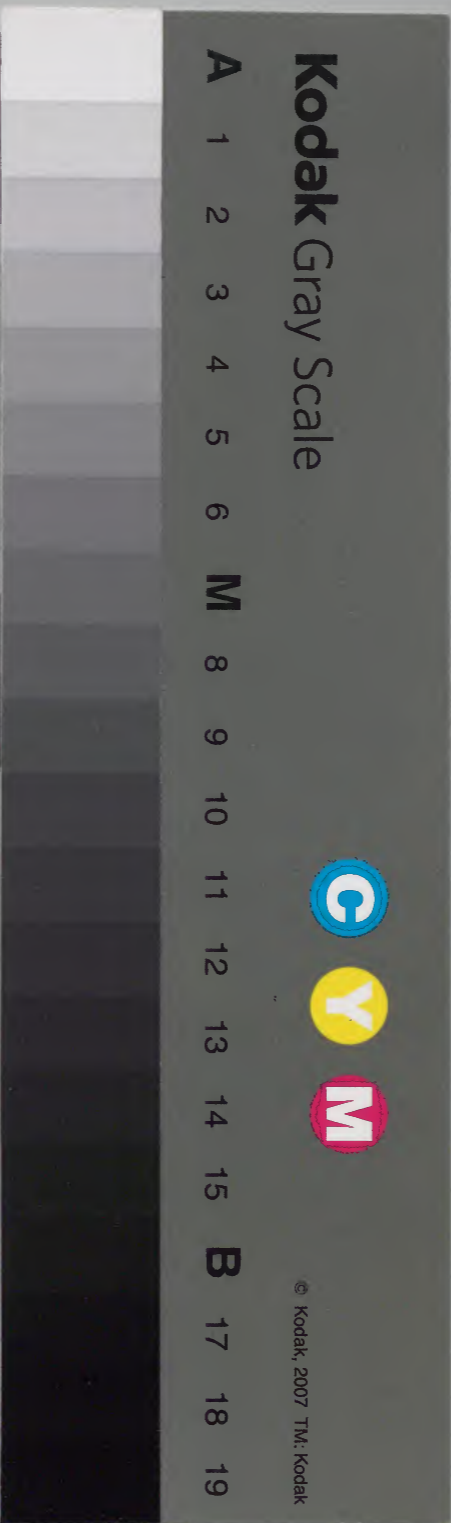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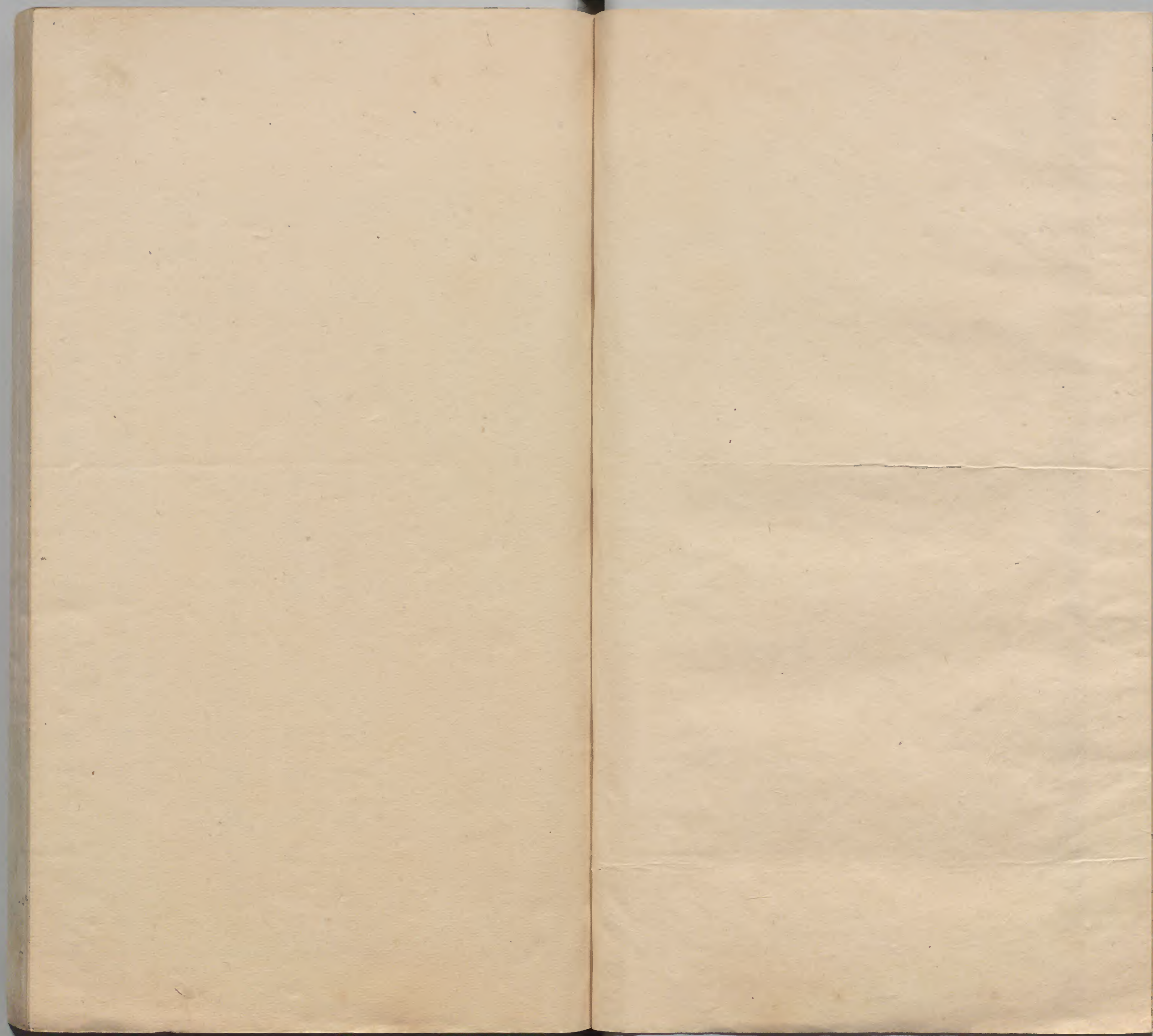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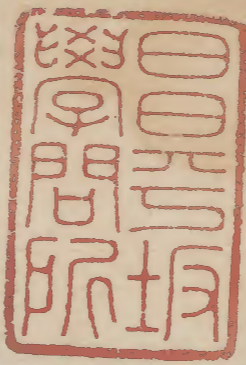
八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80)	
函號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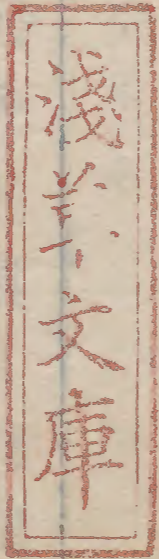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職官部六十四

令長



禮記檀弓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

請唐之

申詳子張子庚賞也

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

以是棄予

言非故也

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

特龐非虐民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復實多子之愛人求傷之已

論語日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遊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道禮樂也樂以使和人人和則易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戲以治小用大道也

又日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日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言澹臺明公且方也

家語日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

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

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

以容困言愛而困怨者容窮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惡潔

則政不難矣

又日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瀆以民之煩

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曰聞之使子貢止之子
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仁由不受也孔子曰
爾以爲人城何不自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汝
食遺之是爾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汝速已
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晏子春秋曰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景公不
悅召而并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
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
嬰之所以當誅者當賞而今所以當賞也當誅是故

不敢受

史記曰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
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來譽也封之萬家召
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
野不闕民人質苦是子以弊原吾左右以來譽也乃
烹阿大夫左右掌舉者皆併烹之遂起兵擊諸侯震
慎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城齊國大治
漢書諸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已上爲曰石至

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又曰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召詣后曹當以識事對育徑出曹書佐第隨牽育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令秩一千石至五百石萬戶以下爲長秩五百

又曰薛宣千惠始爲彭城令宣後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由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葉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不教誠惠吏職之

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爲然

東觀漢記曰出歆守平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名因詣問曰欲自受其亂既入鮮械飲食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問服其高義

後漢書曰馮魴遷知今右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劫賊進巡襄襄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闔處知訪

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職也

又曰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也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聳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者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文曰董宣字少平徵爲洛陽令擊搏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

又曰公孫述爲清水長父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官之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之者也

續漢書曰董宣爲雒陽令寧平生亂毋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不宣於大夏門停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乎宣叩頭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擣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擣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撐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特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

頓癡令頭兩手據地不肯佞頭上勅強項令出太官
賜食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吊曰得此何衰詡曰難
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華矯後漢書曰周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二月
行縣勅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
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奏委官而去徐慙然有媿色
遣功曹賈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切曹曰穆府君愛
馬蹄不動民力徑逝不願願

漢制曰列候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
變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城萬戶爲長

漢書胡廣注曰秋冬歲盡冬計縣戶口懇田錢穀出
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請郡課校其功功
多尤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后負多尤爲殿
者於后曹對責以紕怠慢之罪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文帝即王位以鄴
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梁道爲鄴也

又曰賈逵字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

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丁併車急攻之城將潰
絳父老與拔要不害逵絳潰拔聞逵名欲劫之逵不
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
叩頭拔怒將斬之絳民吏聞將枝皆乘城呼曰負要
殺我賢君寧俱死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又曰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
穢受取于亂吏部寵因具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支
詰具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而歸田里

又曰崔林字德儒除鄆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蜀志

曰鄧芝字伯苗先生定益州芝爲郫却問督先生出
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

又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
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生入蜀除廣都長先
生嘗因遊觀庵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耽酒先主
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
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飭爲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重敬亮乃不加之罪倉卒
免官而已矣矣

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
長縣吏期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誅曰從縣大
族山日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
從族黨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間城
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之越

又曰陶謙除舒令郡太守張盤同郡先輩與謙父友
謙恥爲之屈嘗無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
不輕盤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爲吳令時皆不得將家

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

棄官

又曰劉繇字正禮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
以貴戚記之遂棄官而去

又曰朱然字義封嘗與孫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
事以爲餘姚長時年十九

晉書曰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壯勇爲細令
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
臨之以兵濟亂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

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
葬之

晉忠興書曰華譚所友表甫者字公胃歷陽人少能
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最
自言能治劇縣最曰君子治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
何不爲一臺職乎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由錦繒中
之好而不可以爲恰口洽反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
爲壅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
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陶潛字淵明謂親明日聊欲絃歌爲三徑之
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
稻妻子固諸種粳乃使二項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
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又曰張融爲封溪令行路經嶂嶮獠賊毘融將殺食
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賦異之而不害也浮海
至交州於海中過風終無惧色方詠曰軋魚自可還
本鄉內腹脯腹何爲之者也

哉

齊書曰卞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
凱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
者正爲此情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
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蕭聃素爲中書士侍郎在仕少時求爲諸暨
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

後魏書曰高祖以比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
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

令時人榮之

北史曰齊因魏宰縣令爲多用廟監至於士流耻居
百里元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用之猶恐其披訴
摠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
人爲縣自此始也

三國典略曰陳褚玠爲中書侍郎陳主以山陰縣多
豪猾謂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
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清廉有幹用陳主曰
善乃以爲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通

姦全丁。大戶多有隱沒。玠乃鑿次的具狀啓。臺陳主
手勅尉勞。并遣使的取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
時曹義達爲陳主所寵。縣人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
達。信父顯文侍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
於是吏人股慄莫敢犯者。義達於是譖之。玠在任守
祿俸而已。去官之后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落菜以
自給。或蝥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輸課最不後
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踳躄若謂不能自潤脂膏。則如
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吾國之股肱耶。戟之
肩髀也。寒寡人欲其良令也。令其空誰使而可。趙武
曰。刑伯子可。公曰。伯子非子之讎。不入公門。又問中
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
仇讎。內舉不避子弟。
又曰。宓子賤爲單父令。見有若。有若曰。子何瘦焉。宓
子曰。憂官政也。

又曰。晉文公出亡。趙衰絜壺食而從。與文公相失。飢
而道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飡者是且不
以厚叛乃舉為原令

慎子曰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夫以立官
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為遷葉
令喬有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
騎密令大使候望言臨至時常有覆鳧從東南來因
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鳥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
賜尚書官屬履也

通典曰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衛夫
曾之之宰是謂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職官部六十五

良令長上

禮記曰成人有死而不為衰聞子臯為成宰而為之衰哀成人曰蚕則績而蠶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綬死則而死子臯為之衰

韓詩外傳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當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

力者勞人任者逸家語子曰孔子仕為中都宰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捨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皆則

魯言國

在東故

西方諸侯

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人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人不偷也入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優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之乎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豹到鄴會長老門百姓之所疾苦長老曰鄴二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為河伯取婦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雲是當為河伯婦娉取洗沐之如嫁牀席令女居其

上浮之河中得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
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特女逝亡豹日到河伯
婦取時婦時願三老語之至其時豹往河上呼河伯
婦來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
女後曰送之即使抱大巫嫗投河中豹願曰巫嫗不
求復欲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趣之皆叩頭血流地后
不敢言爲河伯取婦豹即發民鑿渠十二引灌民田
田皆灌既至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補穀陽長舉高
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好子所居見稱之焉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
也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爲人

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
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茂長子爲太中大夫次子
爲郎中

又曰劉昆字桓公爲江陵令縣連年火火昆輒向火
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又曰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新

自焚火起而雨大止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人爲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祀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

東觀漢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遷密令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者有事屬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遺於禽獸者以有人愛知相敬事也今隣

里尚致賢饋此乃相親况吏民乎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独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聞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

人情今我以禮教之如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独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接幸見乃服焉又曰韓稜字伯師潁川人也爲不邳令視事未暮吏民愛慕時隣人縣皆電傷稼唯下邳界独然

又曰王阜字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鳶鳥集止學
官阜使拔官掾長涉壘爲張雅樂繫声鳥舉足垂翼
應声而舞翱翔復止縣庭屋十余日乃去

又曰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
爲奪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内侯奮素孝供養至
謹在姑臧唯老母極善

妻子飯食素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
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又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
屋民賣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爲
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
大悅

右漢書曰戴封字平仲拜議郎遷西華令汝穎有蝗
灾独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
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
積薪艾坐其上以自焚大起而雨大暴至遠近歎服
又曰童恢爲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治輒隨方晚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殺之禮以勸勵之
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
流人歸化徙居二萬余戶人嘗爲虎所告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
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殺法人者死傷人則論
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
冤一虎佞頭閉目狀如狀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
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又曰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
悟自革人有爭訟矩常引人於前提耳訓告以爲急
患可忍懸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其主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有善政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
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與賦歛

致奠醊以千數

醊音張芮祭酬反又文日也

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案盤於路吏問其故
咸言平常持采到洛爲卒司所鈔怕亡其半自王君
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

德爲立祠於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去薦

又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擊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遠有因於家被病自載

詣獄既至而死延卒掾吏殮于門外百姓感悅

之

又曰

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

牧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

笞挫也音彭

信

陽侯陰就乃許帝諧延多所寬枉帝乃臨御道之館

請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

乃迴欲趨東延前批之謂曰尔人之巨姦久依城社

不畏重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陞戟

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

法身自取之呵使遠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欽手

莫敢干法

又曰

法椎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希發吏人

畏愛之南南太守鮑得上其理狀迁苑陵令

續漢書曰魯恭爲中牟令慕民以孝推成而治建初
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
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傷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見雉
方將雛親瞿然而起典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
善惡耳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馬默此二異也
監于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遷府以狀
自安美其治以勵屬縣皆聞名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

遷襄賁令賊時鈔掠彤到官誅鈕姦猾縣界清靜詔
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
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
歸百姓女士攀車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
輕服潛遁

又曰劉駘駒爲須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捨遣以病去
官童謠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
下民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
事修理姦盜發郡中謂之神夕又曰胡詔爲河內懷
今三日一朝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閣外炊作乾
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典得數百人皆
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年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二年政化流行縣無
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爲州郡

又曰度尚字傳平山陽人除上黨長治政嚴峻明於
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謝丞后漢書鄭弘字巨君爲鄒令勤行德化部人王
逢等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
旱五穀不豐鄒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
流被郡國過鄒界不集郡國以壯聞詔書以爲不然
遣使案行如言也

又曰方儲字聖明僥風角占候爲句章長時人田還
置餘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傍家
儲田日此人非倫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之中功
曹疑服後爲洛陽令功曹是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

斷頭着奩中置厩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者耳邊問誰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又曰賈彪字偉鄴補新息長政多奇異小人迫困貧產子不能舉養彪禁有犯者以殺人罪罪之縣境震慄人養子僉曰賈父所長男女皆以賈爲名

華矯后漢書曰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閭卒署各遣就農人感懷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門唯班詔書而去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脩政選進儒良

黠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河而去

又曰劉永國字叔儒爲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爲務袁崧后漢書曰范丹爲茱萸長去官常便賣卜以自給步行無車被囊自隨

漢官儀曰明帝臨觀官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南尹定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有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爲故事

魏志曰鄭萍字文公避難誰南太祖聞其篤行名爲

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
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聞
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育所
育男女多以鄭爲名

又曰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爲頓丘令縣民郭
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與妹
皆耐掠隱恣諒不勝痛自誣當及其罪質至官察其
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又曰

王脩字叔治守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
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得修將吏民畏憚不敢近
修令民敢有不敢攻者與同罪孫氏惧乃出賊由是
豪強懾服

又曰

趙儼字思伯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
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因之乃表府解自
是威恩並著

又曰

張墜字德容馮掖高陵人也薦舉茂才爲新豐今治
爲三輔第一

又曰司馬卽字伯達河內温人也爲堂陽長其治務
寬惠不行鞭杖不犯禁

又曰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
耻惡衣惡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
興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
才除臨汾今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又曰太祖平表氏以高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
吏殺人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
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民咸還皆
礪誠佳吏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益州牧劉璋以爲成
都合蜀土當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俟服玉食婚姻
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方過踰僭爲
之執制所在皆移風變善者而不犯

又曰呂義字季陽迁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
之爲一州諸城之道

吳錄曰張舉字子清爲句章合有婦杀夫者因焚屋
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
猪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
生者有灰乃明夫死在先婦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
歌遺澤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雲到
官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
其妻而無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
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

其服雲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
縣故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遣
貴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又曰范廣爲堂邑令大旱米貴廣散私谷賑飢人至
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又曰曹攄爲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
雪宮門夜失行馬郡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
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
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又曰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
自殺親告婦杀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
當決攄察其有免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
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暮年之後風化
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宋書曰
碩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刀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
飲酒者醇旨輒号爲碩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碩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
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后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
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還本
主宅盜者姑伏其辜發奸摘伏多如此數時人號曰
神明

又曰碩顛之遷山陰令山陰民户三萬海内劇邑前
后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用無
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氏山陰務簡而績修莫
能尚也

濟書曰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媪爭圍絲來

詣琰不辨乃縛圍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
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以何食雞一人去粟一
人去豆乃破雞果得粟罪言豆者縣內咸稱神明無
敢復爲盜者

又曰傳琰字季珪爲山陰令父僧祐亦爲山陰令父
子並着奇績世雲諸得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
人

梁書曰傳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
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

於縣岐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自服當法償死
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
爭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
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及太守深相歎異遽以扶聞
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小皆出境拜送號啼之聲聞
於數十里

又曰蕭景字子昭爲寧永令永嘉太守榜郡門曰諸
縣有疑滯可就永寧合決之

又曰丘仲字迂山陰令居職甚有声稱皆姓爲之謚

日二傳沈劉不如一丘

又曰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
正身勵廉節除淫祀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
縣令爲邦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又曰丘仲孚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
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

又曰孫謙爲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
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近戴黹帛以送之謙却而不

受

又曰裴子野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
示之以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八

職官部六十六

良令長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讀學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後趙錄曰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暢冠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曰請試可勒

從之政教嚴明百城亢最出爲都部從是定宰去官
者十五令
又后趙錄曰申錄字道時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
甘露降其廳事后爲三公
北齊書曰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
審數日擇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
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
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
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後周書辛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祭文翁學堂
因共歡飲謂諸生日子孝臣忠師嚴友親立身之要
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
昂言切理至諸生等深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
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陳書曰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后令皆以賍汙免高
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
鄉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
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

陰令

隋書曰魏得深迂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治會興
遼惠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
施紊吏多賍賄所在徵

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
皆給百姓百擾稱爲大治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
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
之聲通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
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寔與郡丞元寶歲深相交結前

後令長未有不愛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寔屏處
於室未嘗輒敢出門迺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
冒涉險難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
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常
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

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
庶合境悲苦哭因而居住者數

百家

隋書曰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

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慤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
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慤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
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慤必呼至榻前訪以
理人之術

又曰

房彥謙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
上令持節使者述行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
第一超授郡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
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又曰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
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不寧曉以
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
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
唐書曰李大亮授土門令屬百姓飢荒盜賊侵冠大
亮賣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
冠盜所繫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下
書勞之

又曰賈敦頤第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靜老

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腹
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遂不遷替

又曰高宗以高乘奉御權懷恩爲萬年令賞能也時
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上頗狎之懷恩因奏事遇
羅畢左右在言戲無禮懷恩既退執而杖之上知而
嗟賞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真良吏也即日
遷擢

又曰

景雲長安縣令李朝隱加太中大夫朝隱之宰京縣

也政刑畢舉權豪懾憚有內寺伯非礼干忤朝隱叱
擊于獄上喜焉故有此命之之

又曰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劔客歷仕郡縣有能
名后授神烏令考績上上而爲天下最玄宗以其能
嗣魯恭賜改其名

又曰帝景駿開元中爲肥鄉令縣人有毋子相訟者
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
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錫數不行令之罪也因垂
泣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毋子感悟各請

改悔遂稱慈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
竟來犒餞留連日有童雉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
中景駿謂曰計吾去此時汝輩未至既無厚恩何慙
慙之甚也哉咸對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辭字學堂
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舌人不意親得瞻觀
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

又曰

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李抱貞卒充弔贈使抱貞
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

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上意不可謂宰臣
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上可以受
之遂改醴泉縣令患百姓多昏猾爲著諭蒙十四篇
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壹卷俾其傳

習

又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也爲魯山令先是墮車
傷足不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
捕之繫獄會縣界有孟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
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放免擅放官

因無乃累乎

德秀曰吾不欲負納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
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又曰王敬則爲暨陽令時君荒后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頗爲人患敬則遣之致意劫帥出首當申論郭
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資
負刳師既出敬則入廟中設酒會於座收縛曰吾啓
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還誓即殺十牛解神并
斬之諸劫百姓悅之

晉史曰壽張令趙賡考滿之外量留二年以飛蝗避

境故也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字子微交趾人除外黃令豪約
已儉鄙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吏一縣稱平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字仲伯爲萬年令誅鋤奸黨縣
界肅然民夜不閉門繫牛馬於道旁曰以屬羅公
又曰趙珩字孫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亭長
遣之乃嘆曰無大志故爲豎所輕耳於是解劍掛壁
曰珩不乘輜車佩紱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
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主令乃解劍帶

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

又曰閔憲字孟度爲繇竹令治以禮讓爲首寬猛相
濟其聽察甚明簡選吏職甚得其人男子杜成夜於
路得遺裝一囊開市有錦二十五疋迄明詣吏日縣
有明君不能慙心故也

又曰揚球字仲宣爲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
爲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又曰

長沙舊傳曰祝良字邵卿爲陽令貴戚斂手桴鼓稀

鳴時元旱天子祈雨不得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誓
雲沓起甘雨乃降

陳留風俗傳日照帝時家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
遺囹圄空虚詔遷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
增貢之秩千古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
風也

海內賢傳曰公沙穆遷弘農令界有蝗虫食稼百
姓惶惧設壇謝曰百姓有過咎在典掌罪穆之由請
以身禱玄雲四集雨下霽霽自日中至晡不知蝗虫

所在百姓稱日神明

又曰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於前庭得私書
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理貴戚無所迴避

汝南先賢傳曰黃浮字隱公陽安人年二十在於民
伍魯曾爲壻里所羗次當絡亭於是感激學書慨然
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
除昌慮長濮陽令同歲子爲都市掾犯歲罪當死一
郡盡爲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碯討其子今雖同

歲子浮所不能赦也治政清明號爲神明
又曰陳曄郡陵人也林尚薦烈學通古今除巫令民
張遺腹子年十五爲父報仇吏補得之曄怒曰嗟乎
令殺遺腹之孤絕人繼嗣是不仁也法復讎之子是
不義也不仁不義焉可以爲人君長哉遂解印綬逃
亡遇赦乃出鍾玩良吏傳曰高玩字伯珣蜀郡人也
除曲陽令及徵還送者不使出界布被緼裘猶去時
之眼朝野歸其清

又曰司馬雋字元異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都號曰

卧虎

又曰陳登字元龍廣漢人也爲東陽長視民如子
崔氏家傳曰崔瑗汲令乃爲開溝造稻田薄鹵之地
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
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宰溝廣溉灌決渠
作甘雨

殷氏傳曰殷裒爲荊陽令先多淫雨甘百姓飢饉君
乃穿渠入河三十餘里既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
利號殷溝而頌之

鍾離別意傳曰意迂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
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傑恃好犯長吏意到
官召署捕賊掾勅謂之雲昔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
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詐爲之耳掾之氣勢
要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
寺門無所闕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吹氣大言言
無上下意氣勅直能爲子屈者自縛成令不則鞭殺
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暴虎不用盡
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

對榜

博壯切

欲死掾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所
謂上德之政政鷹化爲鳩暴虎狸此之謂也

荀氏家傳曰荀貌除太原掾次令爲政以德人懷之
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
吏人如喪親戚爲之樹碑其孝日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典累日韓攸字仲演潁川人爲羸長時民大飢而太
守朱至攸因發倉賑之吏白言太守垂至軍糧重事
可須來到攸言命民懸急令以擅出谷受罪合眼入

地不以爲恨也。后竟不坐吏民蒙濟者數千人。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縣令，俗剛強大，姓
兼并，弘到縣，誅剪姦桀，豪戶斂手，商旅路宿，道不拾
遺，童歌人之日。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奸宄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雋，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
收得益馬賊及發家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曠晦，皆
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
如此，長史之過也。蜡節度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權樂。
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里郡吏惶惧，爭請不許，尋有
赦令，無不感恩。

又曰：景毅字文理，堅撞梓入爲高陵令，丘文學以禮
讓化民，廷侍御史吏民守闕請之，三年不絕。
搜神記曰：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
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至小黃界飛過，
不集。

小公啓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
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案其資歷，悉自足爲郡
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也轉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
見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
太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

壇令當吾道太公當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
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果有疾風暴雨去者皆
西來也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日吾以子
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東而亂子退而目察也
寡人將加大諫乎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

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
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
治東阿屬記不行貨賂不致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今臣之治東阿也屬
託貨賂至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貧飢者過
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景公乃下席而謝曰
子強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
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及之

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使與其載者也白首也
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又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
書者二人其憲法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
從榜引其肘書醜則恕之大欲好則引之書者患之
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大治故
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爲取斯美其德
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職官部六十七

酷令長

縣丞

主簿

縣尉

酷令長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乃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門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林卿既去北渡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

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
被其襜被自代身從車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
暮追至奴縛冠奴曰我非是中奴耳並心知己失
林卿乃曰君因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
所剝古置都亭下置曰故持以還林卿

東觀漢記曰董宣爲洛陽令擊持豪強在縣伍年七
十四卒官詔遣使者臨時唯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
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晉書曰何魯孫機爲鄆平令性亦務傲責卿里謝鯤
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令令鯤畏勢懼傷
風俗機不以爲慙羨爲離孤令既驕且无陵駕人物
鄉閭疾之如讎求嘉之未何氏滅亡無遺焉

梁書曰沈瑀爲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蝸
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吏著芒屨籠布
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跌加榜掩蝸微時嘗自至此鬻
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振焉由是士庶駭怨

縣丞

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怨壽春丞晉太子建

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漢書曰黃霸
爲隸川大子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老成病擊督郵
白欲逐之覆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
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
後漢書曰張玄宗居夏何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
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
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
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
者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

處吏曰白門下貴之時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

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諸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

曹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曰

吳志曰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
動諸縣衆以萬數孫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
人與州郡合討破之刺史歲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
鹽績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又曰孫堅爲下邳丞歷佐三縣皆在有稱吏民親附
鄉里知舊好爭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

有若子弟也

唐書曰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
八品正四人八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
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臨縣各有差後
改爲尉

主簿

後漢書曰繆眡

音融

字孺公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

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眡獨證據操者苦毒至乃
體生虫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又曰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
乃復上書曰臣聞陛下爲臣父臣爲陛下子臣章百
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寬乎帝大怒尚
書刻以大逆虞詡諍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
上不達乃有司之過

又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毋
告其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
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
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

鷓不若鳶鳳渙謝遠曰枳棘非鳶鳳所棲百里非賢
大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大學其名大振

唐書曰蘓弁爲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蒼卒出幸
縣令社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驚至官吏惶恐皆欲奔
竄山谷弁論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鄴昔肅
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
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
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汝南先賢傳曰李宣
之子名表宋公令冠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

寺門中焚燒衣憤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
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冠今請足
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曰君豈妄殺人宜
從此還端建問仲舉具以語之端乃難曰李宣烈士
也即原之

蘇林廣舊傳曰仇香字季和爲書生性謙恭勤恪威
矜莊兒不爲晝夜易容言不爲喜怒變声雖同齊郡
君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
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主簿唐

職員令日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止縣內非
違監印給紙筆之事

縣尉

春秋元命苞曰天尉主甲卒設武備今時尉官准此義也亦

史記曰張湯給事內史為審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

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治之也蘇林曰天陵上土作方也湯王故言方中如淳

曰太府募府也茂陵尉子即位豫作陵諱文
主作陵之尉也帝昭曰大府公府也

漢書曰李廣出鴈門匈奴兵多破廣廣亡失多當斬

贖為庶人田間藍田南山射獵當夜一騎出從人田

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

奴入隴西殺人太守於是上乃召廣拜為右北平太

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因斬之

又曰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

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兵入寇絳衣騎牛殺新野尉乃

得焉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

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搥地
嘆曰大夫有安能爲人役即遂去學問

後漢書曰橋玄案梁冀客陳助羊昌罪由是著名舉

孝廉補洛陽左部尉時梁不疑爲河南尹以公事當

詣府受對玄耻爲所辱乃弃官還鄉里

又曰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

賊案察姦軌

應邵漢官儀曰大縣丞右左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

一人一尉命二人

續漢書百官志曰邊縣有彰塞尉掌禁備羗夷犯塞

秩比二百名

魏志曰太祖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

五色捧懸門左右各十餘牧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

棒殺之後數月愛幸小黃門蹇石殺父夜行則殺之

賊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共疾之而不能傷

蜀志曰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鄧靖討黃巾有功除安

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

杖一百解綬係其頸著馬柳

五葬

弃官七命

唐書曰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
素見師古年弱兒羸因謂曰安養尉縣何以堯當師
古曰割鷄焉用牛刀素竒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又曰負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入科舉授武陟
尉屬頻歲早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
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懷州刺
史郭濟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
北道存撫便謂濟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
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又曰王無競字仲烈其先琅耶人因官徙居東萊宋
大尉弘之十一代孫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
及第解褐授趙州藥城縣尉

又曰李勉爲開平尉升平日久且便水陸所奏邑居
龐雜號難治勉與聯尉盧城軌等並有擒奸擿狀之
名

又曰柳公綽爲謂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
饑其家雖給而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又曰包佶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

嚴郢爲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肅重規其當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無愆素當義之

又曰竇叅強直果斷少以門蔭積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叅請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將奏叅遂請曰彼以不及杖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唐新語曰盧狀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

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縣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人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如神太宗驚歎

又曰魏奉古爲雍丘尉時姚珽蒞汴州群寮畢謁珽覽刺召奉古前持旆收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奉千詔言珽驚起曰仕官且四十年未嘗見此

又曰朱履霜好學明法理補山陰尉廷察使委以推按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日不辭受此歸恐毋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又曰揚再思爲玄武尉使于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
裝囊邂逅過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
聲惡恐傍人害足不可留公文餘並迎遺不形容色
時人莫測其量

又曰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
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春
秋方壯宜節之以雅恐從禽好鄭將蕩上心乃引由
余太康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

又曰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
尉親朋餞別於上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里生
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詠聲調衰
感滿坐爲之流涕竟卒爲官

魯國先賢傳曰二世時山東盜賊起二世問諸臣曰
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日人臣無將則反
罪至死無赦願陛下繫發兵擊之二世怒叔孫通前
曰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輻湊安有反者此乃
鼠竊盜狗守尉今捕誅之何足可憂二世喜乃賜通
衣帛拜爲轉士諸生或譏通之謏通曰我幾不免虎

口乃亡去之薛二已降楚遂從項梁二死從項羽
元賢行狀日程堅學謹甫爲北陽尉貧無車馬每出
追遊賞常步行郡間給事焉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
自言已青骨死當爲神當爲未爲秣陵尉遂死及吳
先生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
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從馬追之謂曰我當爲此
土地之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造告百姓爲我立祠
不尔將有大咎

荊州圖記曰澧陽縣西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雙
立狀類人形高各三千丈周迴等四十丈古之相傳
昔有充縣左尉與零陵尉共論疆因相復害化爲此
石即以爲二縣界首東標零西碣充縣充縣廢省令
臨澧縣則其地也

墨子曰備城法百步一亭一尉焉

宋武帝詔曰百里之任揔歸官長縣尉實効甚微其
費不少二品縣可置一尉而已餘悉停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九
（此處為多行模糊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

兵部一

叙兵上

世本曰蚩尤作兵

宋襄注雲蚩尤神農臣也

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

宋雲注曰也手文威捲手字也

書雲鴻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之人貪者也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又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勸則玩玩則無震

註曰玩黷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常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施閔市之稅以惠百姓

史記曰范蠡雲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
世爍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次
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人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
其遺事也自春秋出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
作漢與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
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雲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
共工之陣以定火災唐虞之除至治之極猶流共工
放謹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

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載歲于戈教以文德而
猶立司馬之官設六庫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焉天
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于戈
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較舍以苗秋治兵以備冬大
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師比年間車率
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比先王爲國立戰
足兵之大畧也

又曰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至齊桓晉文之

兵可謂入其域而鄙鄙矣然猶未仁義之大統也故
魏秦之武銳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當武湯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
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武者備之輔助也夫文
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
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
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

又曰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敵加於已不得已
而起謂之應兵爭忿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利
人土地貨實者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
謂之驕兵

又曰晁錯又書云丈五之溝塹居之水

塹音子
廉反

陵阜

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年原廣
澤漫衍相屬此車騎步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
及川谷分限此號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籠
枝葉蔚茂此弓誕之地長戟三不當一穹崇險隘阻
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
是以君子居則資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
將軍處作上將軍處右戰勝以以喪禮之處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周用兵

六韜曰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令民不及掩耳卒電不

暇瞑目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以義理之謂之正

治民用兵討暴必以正亂義也

不獲意則權二出於戰不出於仁也

分不獲均求不勝謂之重而為之功以死易

生以危為寧反意權鍾也平輕覆往來而以詐成故日不出於仁也

是故殺人殺人之可

也以殺止殺可以生也

攻其國愛之其民攻之可也也

除民亂去君害以戰

去戰雖戰可恃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

信見

信將有民親悅五林而方信信恃之

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利於人則守固威加

加於敵人則戰勝

又曰戰道不遠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春夏與時為虜五穀

夏與師傷人民故役不踰時遠時春與師塞

不加喪不因免所

以愛夫其人也

敵有喪飢疫不加兵愛彼民如己民

冬夏不興所以兼愛彼

民也

大塞甚暑吏士憊倦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

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凱大春蒐秋獮諸侯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

又曰古者逐奔百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

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人也成列而

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

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六德以

時合散以為民紀者古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仁義勇智為民

網紀信民之本隨時而施古之所傳政循也

又曰先王之治順天下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

正名治物

正者正官民也名正則可治之

主國辨職

立國治民守界各在其職也

以爵分

祿

以爵位尊卑我其祿秩也

諸侯悅懷海外來服

服從已也

獄弭而立寢聖

德之治也

又曰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賞而

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害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覩不害之善也

賞移不畧罰惡不列所以功勸善懲惡欲疾速者也

又曰夏后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設庫不陣

用五敵服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陣而不用力也盡用兵

之刃矣用不及虞夏之敦計累戰後勝夏賞於朝貴善也以德化也殷戮於市

威不善也以刑禁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以賞進以

罰禁三王章其德一也三王皆道德文武隨而施之其致一也

又曰凡戰寬而觀其慮寬者先以卑弱示不能以示敵變化慮其利害得失所在也

進退以觀其固遣輕兵至敵所在視察進退固備虛危處所也危而觀其懼詐設

危敵恐怖得事以知失之勢也靜而觀其怠敵靜而不動相視吏士而懈墮動而觀其疑

輕兵相見敵人知挑戰其疑否也襲而觀其治欲襲敵先視其守備五器械虛實治亂所外内外在也

又曰凡戰以輕行輕危輕兵高林疾足能追奔逐北翼助進退當須步曲什伍爲卒節度行止輕

兵無輕重故危之以重行重無功重兵持堅固守什伍不得進退不得能利故無功也凡戰相爲

輕重重兵主持堅固守輕兵主進兵敢利相爲用也

又曰民有勇心唯敵之視士卒勇銳進退前後離合見勝利之形唯敵所在輒左右便得其也

民有畏心唯北之視士卒恐懼各有嫌疑不求其北心當安隱教道開示便利懷服習勝形以之一

兩心交支兩利若一兩軍相當兵相之持各求共事一勝之勢在兩軍間便利者得有到之也

兩為之職在權之視

謂知己知彼稱輕重量多進退知彼已虛實之所在小度也

又曰軍旅以舒為主

舒則人力足雖交兵致牙徒人趣軍不馳也

逐奔不踰列

士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

遲速無過械命

軍旅政為堅固也進退疾徐從金鼓之聲也

又國曰軍庸不入國國庸不入軍軍庸入國則民德

廢國庸入軍則民德弱

軍國異庸疆弱殊任故不相入入則亂也

故在國言

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

不言難進易退

此申叙國庸之宜

在軍抗而立則行遂而果介

者不拜兵軍不軾城上不趨危事不蒞

此申政軍庸之宜抗者不待問

也意者有慮於事而為不須令遂必也果勝也介者不拜車不軾騎不下所以遠屈而亂行也上趨為驚眾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

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可生罰無可殺

也

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無所善無損德民能堪其事故賞罰施也

又曰凡從奔勿息敵或止於路則慮之

追敵奔則敵於此無休憊當視

察反覆慮路旁設伏之自驚戒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入深

敵進退便利道徑通塞利地必知害所在避實從虛也

又曰凡戰先則弊後則懾

兵光舉則旁後起則志心不定而恐懼

選良次

兵是謂益民之強

選良者擇取勁勇有財者為前相以接之
死地及見勝則心專當什伍強之

棄任節食謂開民之意自古之政也

在者服御畜積器
物焚儲畜田不餘

食示必死戰也開生意以之具節餘糧戰之專
民心此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

曹公孫子兵法序曰操聞上古孤矢之利論語足食

足兵易曰師真傳云王赫斯怒黃帝湯武咸用兵戈

為民也用武者戒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

於兵也戰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覘兵書戰策孫武

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

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滅齊晉

後百餘歲有孫臏是武之然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校之以計而素其情謂彼下五
事哉之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今人與

上同意謂導以
教令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敢危危
疑

也言上下則能有仁
化於下致命也天地陰陽寒暑時利地者遠近險易

廣狹死生言地形勢不同尤
以因時制度也將者智信仁勇嚴將宜五
德備也法

去者曲懺制官道主用部曲懺懺金鼓之制官者
道者糧路主用軍費用也凡此五

者將莫不聞之者勝不知不勝

又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已言

實外示能用

師無法 近而示之遠近遠而能視之近

欲進而襲安邑治去道若

韓信之夏湯陳舟臨

故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

敵持實

強而避之避其怒而撓之

待其衰解

卑而驕之引

而勞之

之利

規而離之佚而勞之

以勞之

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

擊其解息

北兵之勝不可豫傳

傳洩也

又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夫兵深入敵奔國未服長驅次兵

擊破為之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軍四千人

全卒為上破卒次

之上千人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百人至五百人

是故百戰百勝非

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

失不戰而敵自戰始有謀屈服

上兵伐謀 伐之易也

又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智而兵利鈞而容勁操所以等兵圍不却而

倍生擒

倍則分之

以二敵一則為當一術邀為奇

敵則能戰

已為等羌者猶設奇士眾

伏以勝

少則能逃

高壁疊勿與敵戰也

不若曰能逃之

引兵避之故小敵

之堅大敵之擒也

小不能當大也

又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部曲為分什伍為數也

鬪眾如鬪

少形名是也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

者奇正是也

先出奇為當後出奇為也

兵之所加如以暇投卯者虛實是也

以實擊手虛也

又曰故善動敵者刑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與之敵必取

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以利害動敵也故善戰者求之為勢在專

權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以勢勢者推明也任勢者其戰

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員

則行任勢自然故善戰人之勢如轉負石於萬仞之者山

勢也

又曰凡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後據戰地而趣

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

者利之也以誘之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趣攻其必救故

敵佚能勞之以利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出其所必

趣也使敵必救

又曰兵行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

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刑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

水無常刑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勝必衰形

敵變化勝之若神故五常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

死生兵無常勢也

又曰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文不知敵情謀不能結交也不知

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則不能行軍高而所聚崇者為山對木為阻一高一下

為沮水草澤如者為林坳堆者為沮泉水所歸不流者為漸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一分一合此敵為變故兵

疾如風擊虛空也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疾如火也不動如山守

難知如陰似天陰見外宿不也動如雷霆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故三軍可奪氣將軍不可奪心左氏言再而衰一鼓作氣三而竭焉

是故朝氣銳晝氣情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

擊其情歸此治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譎此治小者

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避

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齊人者也正正高齊堂堂者大

又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倍兵勿迎立隊勿迎佯北

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過懷歸故能戰不可擊死也圍

師勿鬪駒法曰兵三面圍其一面示生路也若敵他心此用兵之法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周專陸也

也

又曰故善用兵譬如師然師然者常山之地也擊其

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又曰踐墨循敵以決戰事行踐規舉無常者也是故始如處反敵

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舉短處女是弱兔往也

吳子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旄麾旗章所以威目禁
令刑法所以威心三者不立雖有固必散於敵故曰
心威於刑不可不戰

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造軍器制器兵器選

士政教軍中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主將立搆也明於

機數此八者皆須故未出境而敵無八者悉備然後

能正天下

又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而死而不得其上者或守復至

之以德於上則有數死不敢存於其間以至此也曰古親戚墳墓之所在地一田宅

富厚足也二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不然

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原無所得之也君

恩於人無厚皆在得人致

所他往故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不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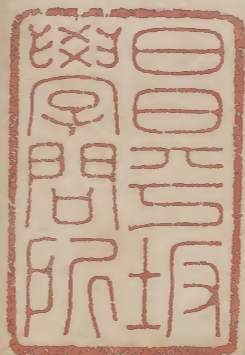
地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

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

則有深於上也然後則祿多故戰而不今恃不信之人而

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

勝此兵之三閤也



尉僚子曰凡兵者羊腸亦勝鋸齒亦勝兵重者如山
林輕者如漏如潰如堵坦壓人也雲霓覆人也
又曰故兵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輒士不旋踵
此本戰之道也所以養民也
曰城所以守戰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
務守者其民不危務戰者其地不圍三者先王之
本務也而兵最急

大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

